

新五代史

宋 歐陽修 撰
宋 徐無黨 註

新五代史

第 二 冊
卷 三 二 至 卷 五 七 (傳)

中 華 書 局

新五代史卷三十二

死節傳第二十

語曰：「世亂識忠臣。」誠哉！五代之際，不可以爲無人，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，作死節傳。

王彥章

裴約 劉仁瞻附

王彥章字子明，鄆州壽張人也。少爲軍卒，事梁太祖，爲開封府押衙、左親從指揮使、行營先鋒馬軍使。末帝卽位，遷濮州刺史，又徙澶州刺史。彥章爲人驍勇有力，能跣足履棘行百步。持一鐵鎗，騎而馳突，奮疾如飛，而佗人莫能舉也，軍中號王鐵鎗。

梁、晉爭天下爲勁敵，獨彥章心常輕晉王，謂人曰：「亞次鬪雞小兒耳，何足懼哉！」梁分魏、相六州爲兩鎮，懼魏軍不從，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，屯金波亭以虞變。魏軍果亂，夜

攻彥章，彥章南走，魏人降晉。晉軍攻破澶州，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，賜以第宅，供給甚備，間遣使者招彥章，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。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，必欲招致之，待其妻子愈厚。

自梁失魏、博，與晉夾河而軍，彥章常爲先鋒。遷汝、鄭二州防禦使、匡國軍節度使，北面行營副招討使，又徙宣、義軍節度使。是時，晉已盡有河北，以鐵鎖斷德勝口，築河南、北爲兩城，號「夾寨」。而梁末帝昏亂，小人趙巖、張漢傑等用事，大臣宿將多被讒間，彥章雖爲招討副使，而謀不見用。龍德三年夏，晉取鄆州，梁人大恐，宰相敬翔顧事急，以繩內靴中，入見末帝，泣曰：「先帝取天下，不以臣爲不肖，所謀無不用。今疆敵未滅，陛下棄忽臣言，臣身不用，不如死！」乃引繩將自經。末帝使人止之，問所欲言。翔曰：「事急矣，非彥章不可！」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，以段凝爲副。末帝問破敵之期，彥章對曰：「三日。」左右皆失笑。

彥章受命而出，馳兩日至滑州，置酒大會，陰遣人具舟於楊村，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，載治者，具韃炭，乘流而下。彥章會飲，酒半，佯起更衣，引精兵數千，沿河以趨德勝，舟兵舉鎖燒斷之，因以巨斧斬浮橋，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，浮橋斷，南城遂破，蓋三日矣。是時莊宗在魏，以朱守殷守夾寨，聞彥章爲招討使，驚曰：「彥章驍勇，吾嘗避其鋒，非守殷敵

也。然彥章兵少，利於速戰，必急攻我南城。」卽馳騎救之，行二十里，而得夾寨報者曰：「彥章兵已至。」比至，而南城破矣。莊宗徹北城爲棧，下楊劉，與彥章俱浮于河，各行一岸，每舟棧相及輒戰，一日數十接。彥章至楊劉，攻之幾下。晉人築壘博州東岸，彥章引兵攻之，不克，還擊楊劉，戰敗。

是時，段凝已有異志，與趙巖、張漢傑交通，彥章素剛，憤梁日削，而嫉巖等所爲，嘗謂人曰：「俟吾破賊還，誅姦臣以謝天下。」巖等聞之懼，與凝叶力傾之。其破南城也，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，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，末帝初疑其事，已而使者至軍，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，軍士皆失色。及楊劉之敗也，凝乃上書言：「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。」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，乃罷彥章，以凝爲招討使。彥章馳至京師入見，以笏畫地，自陳勝敗之迹，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，勒還第。

唐兵攻兗州，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。是時，梁之勝兵皆屬段凝，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，皆新招募之兵，不可用，乃以屬彥章，而以張漢傑監之。彥章至遞坊，以兵少戰敗，退保中都；又敗，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。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，識其語音，曰：「王鐵鎗也！」舉稍刺之，彥章傷重，馬踣，被擒。莊宗見之，曰：「爾常以孺子待我，今日服乎？」又曰：「爾善戰者，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？中都無壁壘，何以自固？」彥章對曰：「大事已去，非人力可

爲！莊宗惻然，賜藥以封其創。彥章武人不知書，常爲俚語謂人曰：「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。」其於忠義，蓋天性也。莊宗愛其驍勇，欲全活之，使人慰諭彥章，彥章謝曰：「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，今兵敗力窮，不死何待？且臣受梁恩，非死不能報，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，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！」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，彥章病創，臥不能起，仰顧明宗，呼其小字曰：「汝非邈佖烈乎？我豈苟活者？」遂見殺，年六十一。晉高祖時，追贈彥章太師。

與彥章同時有裴約者，潞州之牙將也。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，約以裨將守澤州。嗣昭卒，其子繼韜以澤、潞叛降于梁，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：「吾事故使二十餘年，見其分財饗士，欲報梁仇，不幸早世。今郎君父喪未葬，違背君親，吾能死于此，不能從以歸梁也！」衆皆感泣。

梁遣董璋率兵圍之，約與州人拒守，求救於莊宗。是時，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，而已建大號，聞繼韜叛降梁，頗有憂色，及聞約獨不叛，喜曰：「吾於繼韜何薄？於約何厚？而約能分逆順邪！」顧符存審曰：「吾不惜澤州與梁，一州易得，約難得也。爾識機便，爲我取約來。」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，而梁兵已破澤州，約見殺。

至周世宗時，又有劉仁贍者焉。

仁贍字守惠，彭城人也。父金事，楊行密爲濠、滁二州刺史，以驍勇知名。仁贍爲將，輕財重士，法令嚴肅，少略通兵書。事南唐，爲左監門衛將軍，黃袁二州刺史，所至稱治。李景使掌親軍，以爲武昌軍節度使。周師征淮，先遣李穀攻自壽春，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，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，鎮壽州。李穀退守正陽浮橋，彥貞見周兵之却，意其怯，急追之。仁贍以爲不可，彥貞不聽，仁贍獨按兵城守。彥貞果敗於正陽。

世宗攻壽州，圍之數重，以方舟載礮，自淝河中流擊其城；又束巨竹數十萬竿，上施版屋，號爲「竹龍」，載甲士以攻之；又決其水皆入于淝河。攻之百端，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，而歲大暑，霖雨彌旬，周兵營寨水深數尺，淮、淝暴漲，礮舟竹龍皆飄南岸，爲景兵所焚，周兵多死。世宗東趨濠梁，以李重進爲廬、壽都招討使。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，爲夾道以屬城中。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，仁贍屢請出戰，景達不許，由是憤惋成疾。

明年正月，世宗復至淮上，盡破紫金山砦，壞其夾道，景兵大敗，諸將往往見擒，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、光州張紹、舒州周祚、泰州方訥、泗州范再遇等，或走或降，皆不能守，雖景君臣亦皆震懾，奉表稱臣，願割土地，輸貢賦，以效誠款，而仁贍獨堅守，不可下。世宗使

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，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，謀與諸將出降，仁贍立命斬之，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，不得，於是士卒皆感泣，願以死守。

三月，仁贍病甚，已不知人，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，以城降。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，嘆嗟久之，賜以玉帶、御馬，復使入城養疾，是日卒。制曰：「仁贍盡忠所事，抗節無虧，前代名臣，幾人可比！予之南伐，得爾爲多。」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、天平軍節度使。仁贍不能受命而卒，年五十八。

世宗遣使弔祭，喪事官給，追封彭城郡王，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，賜莊宅各一區。李景聞仁贍卒，亦贈太師。壽州故治壽春，世宗以其難剋，遂徙城下蔡，而復其軍曰忠正軍，曰：「吾以旌仁贍之節也。」

嗚呼，天下惡梁久矣！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，不爲之臣可也，其食人之祿者，必死人之事，如彥章者，可謂得其死哉！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，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？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，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。當世宗時，王環爲蜀守秦州，攻之久不下，其力屈而降，世宗頗嗟其忠，然止於爲大將軍。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，乃知仁贍

非降者也。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！五代之亂，三人者，或出於軍卒，或出於僞國之臣，可勝嘆哉！可勝嘆哉！

校勘記

〔一〕鄆州壽張人「張」，各本原作「昌」。按薛史卷二一王彥章傳及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九王彥章畫像記均作「鄆州壽張人」，通鑑卷二六七亦稱「壽張王彥章」。考新、舊唐書地理志及太平寰宇記，鄆州惟有壽張縣，隸河南道；壽昌縣自屬沙州，隸隴右道（舊唐書隸河西道）。此當是「壽張」，據改。

〔二〕符存審 薛史卷二九唐莊宗紀、卷五二裴約傳及通鑑卷二七二均作「李紹斌」。

〔三〕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 薛史卷一二九劉仁贍傳云：「（周世宗）復令入城養病，尋授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，制出之日，薨於其家。」按通鑑卷二九三，劉仁贍入城養疾之日在戊申，制下在辛亥，是日劉仁贍卒。本史時序不清，疑有訛舛。

新五代史卷三十三

死事傳第二十一

嗚呼甚哉！自開平訖于顯德，終始五十三年，而天下五代，士之不幸而生其時，欲全其節而不一者，固鮮矣。於此之時，責士以死與必去，則天下爲無士矣。然其習俗，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。至於儒者，以仁義忠信爲學，享人之祿，任人之國者，不顧其存亡，皆恬然以苟生爲得，非徒不知愧，而反以其得爲榮者，可勝數哉！故吾於死事之臣，有所取焉。君子之於人也，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，況死者人之所難乎？吾於五代，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。其初無卓然之節，而終以死人之事者，得十有五人焉，而戰沒者不得與也。然吾取王清、史彥超者，其有旨哉！其有旨哉！作死事傳[○]。

○不能立傳者五人：馬彥超附朱守殷傳，宋令詢、李遐、張彥卿、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。

張源德

張源德者，不知其世家，或曰本晉人也。少事晉，無所稱。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，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。太祖時，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爲蔡州刺史。

梁貞明三年（二），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，末帝分魏、相等六州爲兩鎮，懼魏軍不從，乃遣劉鄩將兵萬人，屯于魏以虞變。魏軍果叛，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、博二州降晉。當是時，源德爲鄩守貝州。晉王入魏，諸將欲先擊貝州，晉王曰：「貝城小而堅，攻之難卒下。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，然與滄州相首尾，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，不如先取之，則滄、貝之勢分而易圖也。」乃先襲破德州，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，源德堅守不下，晉軍塹而圍之。

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，南走黎陽，晉軍攻破洛州，而衛州刺史來昭（三）、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，磁州刺史靳昭、相州張筠、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。當此時，晉已先下全燕，而鎮、定皆附于晉，自河以北，山以東，四面千里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，獨貝一州，圍之踰年不可下。源德守既堅，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，城中食且盡，乃勸源德出降，源德不從，遂見殺。

源德已死，貝人謀曰：「晉國吾久，吾窮而後降，懼皆不免也。」乃告于晉曰：「吾欲被甲執兵而降，得赦而後釋之，如何？」晉軍許諾，貝人三千出降，已釋甲，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。

夏魯奇

夏魯奇字邦傑，青州人也。唐莊宗時，賜姓名曰李紹奇，其後莊宗賜姓名者，皆復其故。

魯奇初事梁爲宣武軍校，後奔于晉，爲衛護指揮使。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，守光將單廷珪、元行欽以驍勇自負，魯奇每與二將鬪，輒不能解，兩軍皆釋兵而觀之。

晉已下魏博，梁將劉鄩軍于洹水，莊宗以百騎覘敵，遇鄩伏兵，圍之數重，幾不得脫，魯奇力戰，手殺百餘人，身被二十餘瘡，與莊宗決圍而出。莊宗益奇之，以爲磁州刺史。從戰中都，擒王彥章，莊宗壯之，賜絹千疋，拜鄭州防禦使。遷河陽節度使，爲政有惠愛。徙鎮忠武，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，父老詣京師乞留，明宗遣中使往諭之，魯奇乃得去。

唐師伐荆南，以魯奇爲招討副使，無功而還。徙鎮武信，東川董瑋反，攻遂州，魯奇閉

城拒之，旬月救兵不至，城中食盡，魯奇自刎死，年四十九。

○吳醫兵猶可戰而不戰，魯奇食盡力窮而死，故取捨異。

姚洪

姚洪，本梁之小校也。自董璋爲梁將，洪嘗事璋，後事唐爲指揮使。

長興中，遣洪將千人戍閬州。董璋反，遣人以書招洪，洪得璋書，輒投廁中。後璋兵攻破閬州，執洪，璋曰：「爾爲健兒，我遇汝厚，奈何負我邪？」洪罵曰：「老賊！爾昔爲李七郎奴，掃馬糞，得一盞殘炙，感恩不已。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，何苦反邪？吾能爲國家死，不能從人奴以生！」璋怒，然饒于前，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，洪至死大罵。明宗聞之泣下，錄其二子，而厚卹其家。

王思同

王思同，幽州人也。其父敬柔，娶劉仁恭女，生思同。思同事仁恭爲銀胡鞞指揮使，仁

恭爲其子守光所囚，思同奔晉，以爲飛勝指揮使。梁、晉相距于莘，遣思同築壘楊劉，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，累遷鄭州防禦使。思同爲人敢勇，善騎射，好學，頗喜爲詩，輕財重義，多禮文士，然未嘗有戰功。

明宗時，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，徙鎮威武。是時，吐蕃數爲寇，而秦州無亭障，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。居五年，來朝，明宗問以邊事，思同指畫山川，陳其利害。思同去，明宗顧左右曰：「人言思同不管事，能若是邪？」於是始知其材，以爲右武衛上將軍、京兆尹、西京留守。石敬瑭討董璋，思同爲先鋒指揮使，兵入劍門，而後軍不繼，思同與璋戰，不勝而却。敬瑭兵罷，思同徙鎮山南西道，已而復爲京兆尹、西京留守。

應順元年二月，潞王從珂反鳳翔，馳檄四鄰，言姦臣幸先帝疾病，賊殺秦王而立幼嗣，侵弱宗室，動搖藩方，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。因遣伶奴安十以五絃謁思同，欲因其懼以通意。是時，諸鎮皆懷嚮背，所得潞王書檄，雖以上聞，而不絕其使。獨思同執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。愍帝嘉其忠，卽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。三月，會諸鎮兵圍鳳翔，破東西關城。從珂兵弱而守甚堅，外兵傷死者衆，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：「吾從先帝二十年，大小數百戰，甲不解體，金瘡滿身，士卒固嘗從我矣。今先帝新棄天下，而朝廷信用姦人，離間骨肉，我實何罪而見伐乎？」因慟哭。士卒聞者，皆悲憐之。興元張

虔釗攻城西，督戰甚急，士卒苦之，反兵攻虔釗，虔釗走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：「路王，吾主也！」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。而思同未知，猶督戰。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：「城西軍入城受賞矣！何用戰邪？」士卒解甲棄仗，聲聞數里，遂皆入城降。諸鎮之兵皆潰。思同挺身走，至長安，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，乃走潼關。從珂引兵東，至昭應，前鋒追執思同。從珂責曰：「罪可逃乎？」思同曰：「非不知從王而得生，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。」從珂媿其言，乃殺之。漢高祖卽位，贈侍中。

○思同東走，將自歸于天子，與元行欽走異，故予其死。

張敬達

張敬達字志通，代州人也，小字生鐵。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爲應直軍使。明宗時，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，領欽州刺史，累遷彰國、大同軍節度使，徙鎮武信、晉昌。

清泰二年，契丹數犯邊，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、彰國、振武、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，屯于忻州，屯兵聚噪遮敬瑭呼「萬歲」，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。廢帝疑敬瑭有異志，乃以敬達爲北面副總管，以分其兵。明年夏，徙敬瑭鎮天平，遂以敬達爲大同、

彰國、振武、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，敬瑭因此遂反。即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。六月，兵圍太原，敬達爲長城連柵，雲梯飛礮以攻之，所爲城柵將成，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。

敬瑭求救于契丹。九月，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，旌旗相屬五十餘里。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：「吾欲今日破敵可乎？」敬瑭報曰：「大兵遠來，而賊勢方盛，要在成功，不必速也。」使者未復命，而兵已交。敬達陣於西山，契丹以羸騎三千，革鞭木輹，人馬皆不甲冑，以趨唐軍。唐軍爭馳之，契丹兵走，追至汾曲，伏發，斷唐軍爲二，其在北者皆死，死者萬餘人。敬達收軍柵晉安，契丹圍之。廢帝遣趙延壽、范延光等救之。延壽屯團柏谷，延光屯遼州，相去皆百餘里。契丹兵圍敬達者，自晉安寨南，長百餘里，闊五十里，敬達軍中望之，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，四面互以毛索，掛鈴爲警，縱犬往來。敬達軍中有夜出者，輒爲契丹所得，由是閉壁不敢復出。延壽等皆有二心，無救敬達意。敬達猶有兵五萬人、馬萬匹，久之食盡，削木篩糞以飼其馬，馬死者食之，已而馬盡。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晉，敬達自以不忍背唐，而救兵且至，光遠促之不已，敬達曰：「諸公何相迫邪！何不殺我而降？」光遠即斬敬達降。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，哀其忠，遣人收葬之。

○本紀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己以降賊，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。而傳錄其死者，終嘉其不降也。然己雖不屈而諷人